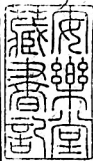






筆塵題辭



余幸以季家子事先生於

林為後進辱先生不鄙夷時相

過從與之談論今古揚扃文苑

余聆其言若鶩河漢疑其識



如陟泰岱而生吳門世言新都  
博而不核舛州核而不精博而核  
核而精余於先生見之矣比歸  
卧東山益得以其閑討探當世  
得失之故於是旁搜博採屬  
詞比事史據湯錄筆歷次第  
而成書畧歲余赴

君約先生晤別於岱夜語良  
洽因手筆麈尾以示余余受  
而此征輅焉舟焉而藁俱焉

展之則

朝家之典章人物之權衡經籍子史禮樂兵刑以至射賦阨塞之區耳目覩聞之概纖悉具備而又綜二氏之異同考四裔之源委運折衝於寸管總經緯於毫端信經國之大業寧尾之彘、資清暇之談柄已矣乃若瓌夢禘篇托寄遠而切劑深士大

夫不可不置一通於庭側者  
余每恨曩侍先生日猶未  
能少盡先生之奧今幸於  
此而渡觀一斑也况卒業爰  
綴其拳服膺者如此以

渡於先生且有請曰蒲輪  
且至執斗魁而不妨揮麈  
惟先生饒為之余謹辟  
拜以俟

年家子北海馮琦書



刻筆塵小引

筆塵一書東阿于文定公所著也  
公與余世父文端公先後召起田  
間參密勿改益夙稱莫逆交徃余  
從過庭之暇側聞先生人品事業  
字內指不再屈私竊向往之及檢

先人遺籍得先生所貽書三種寓  
目焉皆彬彬乎大雅之章如穀城  
讀史二編業已垂之金石家傳戶  
誦矣是編也識力議論傳古信今  
鑿鑿不磨故足潤色皇猷砥礪世  
道可秘而簡之不廣其傳乎余校

先文端集既竣事將梓以問世因  
並付之殺青以志余夙昔向往之  
私且以昭我文端公生平賞鑑為  
知人云

歸德後學沈域題



穀山筆塵目錄

卷之一

制典上 制典下

卷之二

紀述一 紀述二

卷之三

分迎鑾 藩封 恩澤 國體

卷之四



卷相鑒

卷之五

大臣品

卷之六

勲戚

閹伶

卷之七

經子

典籍

卷之八

詩文

選舉

卷之九

官制

月俸

卷之十

謹禮

建言

明刑

卷之十一

籌邊

卷之十二

知

形勢

賦幣

卷之十三

儀音

冠服

稱謂

卷之十四

雜解

雜考

卷之十五

雜記

雜記

雜記

雜記

雜說

雜聞

卷之十六

瓊言

論略

夢語

卷之十七

釋道

卷之十八

夷考

穀山筆塵卷之一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龍編次

男于緯校梓

制典上

唐制天子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  
有思慕之心不能御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  
入閣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

謂之閣由正衙喚仗由閣門而進百官隨而入  
見謂之入閣以此推之乃以常朝御正衙朔望  
御便殿也

本朝朔望御正殿百官公服朝參而不引見奏  
事每日御門視事百官常服朝參諸司奏事蓋  
以朔望御殿備朝賀之禮而以日朝御門爲奏  
對之便較之唐制善矣

○國初設官以品秩爲上下當時朝儀想亦專  
敘品級不散要

世宗自甲午以後凡三十餘年不視常朝卽歲  
時肄禮惟講會同之儀而日朝之典遂至無一  
人記憶

穆考登極始復常朝鴻臚搜求故實多所散失  
不知於

世廟初年合否以予所見班行其東西分立則  
勳臣在西上東面不與百官齒左班面西侍立

一品二品爲第一行三品次之爲第二行四品  
五品京堂次之爲第三官坊五品六品次之爲  
第四翰林六品七品次之爲第五兩房中書次  
之爲第六此爲一段其下則六科爲第一吏部  
第二中書舍人第三此爲一段其下則御史第  
一五部次之自此以下品級官制紊不可紀矣  
右班面東侍則錦衣在前五軍都督府次之其  
後七十二衛指揮等官不惟班次不可知卽冠

服藍縷往往而是叩頭禮畢則左班內閣右班  
錦衣俱由玉陛升立金臺左右六科升立甬道  
左右東西向御史立於甬道左右北向其北面  
行禮班次則公侯駙馬伯列三班於前去文武  
階次稍遠其下則文武兩班同上御道左右分  
立一品二品爲第一三品第二四品五品京堂  
至翰林史官吉士第三科道中書第四其下則  
六部郎官亦頗紊亂其同班序立翰林七品在

小九卿六品之上官坊六品在小九卿五品之上官坊五品在大九卿五品之上讀講學士在大九卿四品之上惟讓僉都少詹光學士在會都之上至於六部郎官往時或敘衙門一吏二禮其下則戶兵等部故有主事立於郎中之上者其後戶部主事賀邦泰者以禮部在其上嘗上疏爭之有

詔六部郎中並列員外次之主事又次之以官品爲敘然熟視諸曹與吏部齒者咸跋跋若不欲先久之又稍稍紊矣右班武臣當以都督爲先自從

世廟以來錦衣權重又陸朱諸公皆三公重銜官在都督之上故立於首若與內閣相視者而都督以其貴寵不敢與亢故也萬曆戊寅朱太傅已沒掌錦衣者俱都指揮等官相沿舊規仍立前列其後遂有爭議部中以錦衣貴重竟不

能持可否乃令錦衣仍前立行稍下都督立其後稍上鳴鞭行禮畢則錦衣升立金臺都督方爲首行矣此遷就之方非正禮也

○古時五等之爵原有等級如唐爵國公一品郡縣公二品侯三品伯四品子男五品至宋略倣其制惟

本朝公侯伯三等皆在一品之上不與文武齒矣

○大明會典官員隔一品避馬隔三品跪惟法從不然今諸寺大卿皆三品也乃避尚書侍郎公侯助臣在一品之上乃避內閣六卿二品避內閣亞卿三品避太宰文官八九品者而亦與公侯抗禮道上不避此倒施也史官諫議與六卿抗抑亦過矣會典所載直爲不與同品者比非欲以新進書生與朝廷老臣分廷而坐也近世風俗大壞人心不古大臣持祿固位折節於

臺諫臺諫怙權恃力抗顏於大臣安所得康遠  
堂高之義哉若大臣不愛官爵卽自重不爲抗  
臺諫不畏強禦卽守禮不爲屈奈何其不然也  
○國家典章制度掌故所守不肯深考叅稽多  
所謬誤往在部中見一二事可笑如金山  
列廟妃嬪歲有遣祀其諭祭之文皆其初附祀  
典出於先朝所命敘其奉供之勞此易世卽當  
更者又或僅隔一朝猶稱庶母皆當時之稱謂  
也今已累歷朝數矣以倫輩推之皆在高曾以  
上而猶用舊文此何理也又

國初

仁宣以來爲天潢長支其視諸王之行尊者皆  
叔父也故王書有叔無伯其視諸王同行者皆  
弟也故王書有弟無兄此自當日倫序言之倫  
今歷數世長幼之倫互有上下而賜書之文猶  
用舊稿至有以伯爲叔以兄爲弟又何禮也



房中書惟據舊稿抄謄不核世次諸公以爲  
事不甚谷省故訛謬至此爾南京國書之文  
太廟已不設主惟

奉先殿有五祖神主以

仁孝皇后配享此亦一大謬也

○昔顏魯公請定唐列聖之謚以爲周之文武  
稱文不稱武稱武不稱文蓋舉其至者故也今  
列聖謚號太廣有踰古制請自申宗以逮皆從

初謚以省文尚質正名敦本議者皆以爲然或  
謂陵廟木主玉冊皆已刊勒不可輕改其事遂  
寢不知陵廟所刻乃初謚也人臣當國家制度  
苦於不能深考爲識者所譏此其證矣魯公議  
謚號最爲有見然當時尊號徽稱至十餘字何  
不並議更之夫無上之尊近於無名卽謚止一  
字不爲貶損然追崇祖先褒述功德卽稱名稱  
溢亦不爲過奈何身臨宸極臨制萬方而徽號

專稱重累不已益無謂矣  
本朝廟號多至十六字比之唐宋尤爲過溢  
年號不更及

主上臨御不上尊號此唐宋所不及也然  
聖母徽稱累至數字亦覺太溢此與人主尊號  
何異尊養之至亦豈在彌文繁稱哉

○本朝謚法亦有參差

廟號十六字而親王謚止一字此以多爲貴也  
親王一字而郡王大臣二字此則以少爲貴也  
後

世廟時謚真人爲四字則又以多爲貴矣

○宋高宗山陵朝議以世祖爲號尤衰駁之謂  
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稱  
祖無嫌太上中興實繼徽宗正統以子代父非  
光武比乃稱高宗以子繼父不當稱祖誠萬世  
之斷案而嘉靖上

成祖廟號無以是告者豈未深考與抑知而不  
敢也

○唐制二月八日及生日忌日公卿朝拜諸陵  
又有忌日行香于京城宮觀天下諸司亦于國  
忌行香至宋猶有宮觀行香之禮外州不同也  
漢唐以來諸帝升遐官人無子者悉遣詣山陵  
供奉朝夕具盥櫛沾衾枕事死如生至宋不聞  
有此

本朝國忌上陵及

內殿有祭無行香官觀之禮

諸陵惟中官灑掃不遣官女皆前代所不及也  
○本朝行出樂設不作回鑾乃奏鼓吹初不解  
其故及讀南史梁武帝有事太廟詔以齋日不  
樂自今鑾輿始出鼓吹從而不作還官乃如常  
儀方知

駕出不奏鼓吹蓋有所本去

○唐宋郊祀之典費至鉅萬每以國用不充而不舉此未達繭粟陶匏之義也唐每郊祀啓南門灌其樞用脂百斛卽此一端他可知矣今都城南門亦閉不開惟

郊祀

駕出方啓不過數軍士推轉之耳何至用脂數百斛耶

○本朝后妃多出民間勲戚大臣皆不得立亦其勢使然顧於國家有益觀漢宣帝許后起微時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儉及霍后立輿駕侍從日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特懸絕女子若生長富貴不知民間苦樂起而居天下之上縱志奢華無所憐惜人主又從而悅之奇技淫巧必從此作天下救矣閭閻女子平生所見固少奢麗之觀一旦享至尊供奉方且駭思若不敢當其於服食器用必有愛惜不至累於

且在人主左右得以民間所見朝夕陳記九重之上得知閭閻情苦勝於箴誦訓諫當萬萬也  
祖宗立法之善此其一云  
○唐時公主下嫁舅姑拜之婦皆不答至德宗始從禮官言公主拜見舅姑及兄弟舅姑坐受  
兄弟立受如家人禮此可爲後世之法矣  
本朝公主出府儀注三日拜見舅姑公主東向  
舅姑南向立受二拜較之唐制已爲不侔然尊卑之分猶自不紊第不知果能如儀否而王府郡縣主君出嫁民間乃或持居尊之體與舅姑抗此不知令甲者耳

制典下

古今規制大略相倣自漢以來奏事得請輒報曰可卽今之是也江左詔書畫諾唐時畫聞卽今之知道也其稱奉

聖旨則自宋然矣

○唐時廢置州縣除免官爵中書爲發日勅請御畫而行想卽所請制日也今制

詰命惟書成進覽用寶而行不請御畫矣

○唐史崔胤奏事昭宗與之從容或至燃燭高駢手使人給畢師鐸曰已有委曲在張尚書所當時臣下奏對謂之從容機密文書謂之委曲此虛字實用也唐時臣下取旨謂之候進止宋時臣下取旨謂之伏候指揮

本朝謂之請

旨定奪此實字改用也

○唐制降詔之外有所訪於羣臣則用朱書御札今

內降御札猶用朱書其例倣此

○今制平行文移率用准字者卽準也自唐以來皆用準字至宋寇準爲相省吏避其名遂減十字至今不改

○唐初詔勅皆中書門下所撰乾封以後始召文士元萬頃范履冰等待詔北門謂之北門學士玄宗卽位始置翰林院於銀臺門內以處藝能技術之士又置翰林待詔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學又以詔書文誥悉由中書多致壅滯始選朝官有學識者入居翰林供奉開元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別建學士院於翰林之南俾專內命至德以後天下用兵深謀密詔皆從中出翰林學士例置六人以年深德重者一人爲承旨以獨當密命故也貞元以後爲承旨者多至宰相此唐時始末也宋時以中書舍人掌內制翰林學士掌外制每有除命鎖院撰草有所不合貼黃執奏而宰相之選多在其中至於醫卜供奉亦附翰林此宋時翰林大略也今之內閣卽承旨兩制之遺而權任過之學士以下講讀撰述分領藝文之事若漢之承

明金馬而書畫技術之流分置兩殿視宋之制  
爲盡善也

○唐選法五品以上宰相商議可否以制勅行  
之六品以下吏部銓才奏擬詔於告身上畫聞  
而無所可否其後宰相權日起拾補以下皆不  
由吏部非正法也

本朝卿貳開府五軍都督及各邊大將吏兵二  
部會九卿推補方面及將領吏兵二部各推二

其一守令以下則徑擬一人

言官報可無所可否矣法與唐略相似而就中  
主持皆由本部九卿與會議無所從違視古之  
吏部不啻重矣

○漢晉以來朝官乘車猶有古制唐將相王公  
皆乘馬至元和中宰相張弘靖出爲幽州節度  
使雍容驕貴肩輿造太極殿又昭宗討李茂貞



長安市邀宰相肩輿訴其無罪卽此數事唐已  
有肩輿之制矣宋初朝臣亦乘馬三品以上方  
用戎座以別等威及建炎南遷以江南街路滑  
始許朝士乘檐子亦肩輿之制也承平日久漸  
習安佚自古然矣

國朝文武大臣皆乘馬自景泰以後三品文臣  
例許用轎勳戚一品惟年老寵優者方敢陳請  
他不許也

○唐制中官服色卽中尉樞密皆襖衿侍從僖  
宗之世始具襪笏至昭宗卽位大祀園丘又命  
以冕服劍佩侍祠蓋楊復恭恃援立之功威稜  
震主故以是假之也按唐初士人服衿馬周上  
言請加襪紬襪襪爲士人上服開袴者爲缺袴  
衿庶人服之想卽所謂襖衿也衣裙分謂之襪  
如今邊將箭衣之製袍施橫幅於下謂之襪今  
之襪衫

本朝中官貴極於四品其後多賜蟒玉爲一品之服而朝服則不以服此亦襟衫之遺也惟司禮之長遣祭中霤則有祭服其徒多圖之畫像以爲榮觀可見冠冕法服不施贅御自昔然矣

○唐宋宰相執政受命皆宣麻播告百官在廷至節度使受命出節撤閣屋無倒節理以示不

屈其重如此

本朝自永宣以後大小除拜止於題疏報可不給誥勅卽內閣六卿亦止片紙書名傳宣所司

邊鎮大將捧

制勅而出如遣一使視古宣麻推轂之禮抑何遠也

○唐制拜官之日卽給告身其人先輸朱膠綾紬價錢方准書給卽今之誥勅也宋之制亦然每至宣麻誕告鎖院演綸詞頭已下外人未知其密且重如此

○國初拜官之初亦給誥勅其後除授陞遷止奉成命吏部備云旨意移以咨劄以爲憑據至考滿

單恩方給誥勅以獎其成是虛者反重實者反輕也世衰俗敝惟利否所在以爲重輕而不知大體故訓詞累牘之褒視如文具而批答一言之報寵若丘山非累牘輕而片言重也勸戒者虛而黜陟者實耳夫君父之命如綸如綍恩則雨露威則風霆柰何以進用爲榮而因以重其言以獎成爲虛而因以輕其典耶人心世道此足以觀矣

○唐時致仕官員朝叅之班在本品見任之上此意甚雅至宋時大臣雖隆貴顯赫其考終書銜以有致仕爲榮故當時致仕大臣相知爲詩賀其重如此

本朝致仕官居鄉禮體與見任同而無朝請之

文然猶有古意也乃邇來世俗薄惡日趨頹敝大臣懸車至不見禮於小吏而士大夫貪逐名寵往往以致仕爲諱而有得罷去者輒曹聚而嗜之何論賀矣嗟乎此所關係甚大非淺見者所知卽語之亦不解也

○唐莊宗時吳越求以金印玉冊封國王有司言故事惟天子用玉冊王公皆竹冊又非四夷無封國王者帝曲從鑿請予之今制

兩官徽號用玉冊親王金冊郡王鍍金銀冊印如其冊而國王之號亦惟施於四夷宇內不封也

○宋理宗諭羣臣曰近來早朝多奏臣下辭免小事而事體大者乃從繳進甚非臨朝聽政之意今後宜就早朝面奏此與

本朝制度大略相同總之承平之體相襲而然皆非開創之規也

○元時宰相拜任言朝廷雖設起居注所錄皆臣下聞奏事日上之言動宜悉書之付史館可見起居之廢肇自勝國上下之隔久矣觀通鑑續編所紀元人事實與今實錄規格不甚相遠以此知

本朝實錄乃

國初館閣諸公沿襲元人之法而成所以遠不及古良可慨也

○元至中葉經筵之制大備以勳舊大臣知經筵少至同知講讀以下大略如今日之法宋時所未有也

○至治三年命學士曹元等纂輯累朝格例名曰大元通例頒行天下天曆元年又命儒臣采輯本朝故事準唐宋會要名曰經世大典卽今會典體也

○宋元封贈大父母降父母一等封贈父母降

本身一等蓋推恩近重而遠輕也然子孫之心終有不忍

本朝封贈三代一如見爵教孝之典可謂大備

穀山筆塵卷之二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子緯校梓

紀述一

純皇之誕

孝廟也時萬貴妃寵冠後廷宮中有孕者百方

墮之

孝穆太后舊爲宮人入侍已而有孕貴妃使醫  
墮之竟不能下乃潛育之西宮報曰已墮  
上不知也一日

上坐內殿咄嗟自嘆一內使跪問故

上曰汝不見百官奏耶內使應曰萬歲已有

皇子弟不知耳

上愕然問安在對曰奴言卽效於是太監懷恩  
頓首曰內使言是

皇子潛養西宮今已三歲匿不敢聞

上卽勅百官語狀明日廷臣言服入

賀遣使往迎

皇子使至宣詔

孝穆抱

皇子泣曰兒去吾不得活兒見黃袍有鬚者卽

兒父也

皇子衣小緋袍乘小轎子擁至奉天門下

上抱置之膝

皇子輒抱

上頸呼曰爹爹

上悲泣下是日頒詔天下時

孝肅居仁壽宮恐

皇子爲妃所傷乃語

上曰以兒付我

皇子遂居東朝自是諸宮報生

皇子者相繼矣一日

上出宮貴妃召

太子食

孝肅謂

太子曰兒去母食也

太子至中宮貴妃賜食

太子曰已飽進羹曰羹疑有毒貴妃大恚曰是兒數歲卽如是他日魚肉我矣忿不能語以致



成疾初

孝穆爲官人時有官人當直宿者病而強曰

孝穆代之遂有孕云

孝廟旣生頂上有數寸許無髮蓋其藥所中也  
傳云

太子迎入東朝貴妃使使賜

孝穆歿或曰

孝穆自縊萬曆甲戌一老中官爲予說如此

世廟晚年諱言儲貳有涉一字者歿

穆考在潛邸朝夕危懼

今上誕生不敢奏聞至兩月間不敢剪髮一日  
有宮女最幸者乘間以聞

上怒而譴之宮中股栗莫知所爲太監黃錦熟  
念無可爲筴一甘伺

上色喜卽命宮女中官於殿廷欄楯所至皆置  
樽俎

上問何故黃卽伏奏

皇上有喜

上曰何喜黃曰

皇上自思之

上遲廻曰念惟生一孫差可喜耳黃卽呼宮女  
中官頓首呼萬歲於是禮官始收以

皇孫聞也

世廟久在西內朝夕御膳不用大官所供皆以  
左右貴璫輪直供應取其精潔便適也諸璫以  
此市寵務爲豐萃

穆廟以來相沿爲例已而賜予日減諸璫匱竭  
而供膳之廢不減舊時無論其他卽司禮之長  
日役內使百餘以供廚傳所費可知也諸璫力  
不能供無以爲資往往請托諸司以佐其費者  
政之源亦有在焉嘗謂此事極爲不雅以萬乘  
之主玉食萬國而受左右私養是尙體統及者

唐玄宗時諸貴戚以進食相尚每進亦陸子盤  
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乃知此風習古已然矣  
彼或偶一進獻非以爲常故能極其侈靡若此  
明皇荒侈之時何所不至豈

聖世所宜有哉

一日從二三同列入觀西苑見空地柱礎臺階  
皆爲瓦礫問之則隆慶改元將

世廟所建離宮大半拆毀故也予怛然傷之以

爲當時柄國之臣輕損舊迹非臣子之義及讀  
南宋史孝武奢慾無度大營宮室及帝殂執政  
者卽罷南北二馳道及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  
復元嘉之舊尚書蔡興宗以爲先帝雖非盛德  
之主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道所貴今殞宮  
始撤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  
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此天下有識當以此  
窺人嗟嗟興宗數語可謂知大義矣大臣不明

忠孝大義本諸人情協之天理而徒以私智小  
慧牢籠天下往往爲有識者所窺竟亦莫悟也  
若此而高談學術自附聖賢佗用寧能使天下  
無識微之士耶

蕭育論趙飛燕事曰褒獎將順君父之美消滅  
匡救既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  
禍於未然各隨首阿從以求容媚及宴駕之後  
尊號已定萬事已訖乃追探不然之事訐揚幽  
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此數語極中人臣不忠  
之弊隆慶中閣學新鄭高公拱正王金之獄其  
議與此暗合雖其指在於矛盾華亭加以大罪  
而其言則大體所關不可易也然趙氏絕成帝  
之祀方士損

世廟之名於法又不可不誅若直爲君父隱過  
而不討其賊則世之可諱而不敢發有甚於此  
者矣

嘉靖末年文學侍從諸臣多以撰述玄文入直  
西苑恩禮優越百僚莫望焉隆慶以來  
主上常御講筵詞林諸臣橫經入說亦荷殊恩  
歲時賜賚從閣臣之後回視西苑之遇雖不如  
其烜赫然於儒臣之體則不失賢者所樂從也  
予在禮曹中州郭文康公朴曾有一書稱公等  
遭遇

聖明荷恩以正蓋自嘆當年西苑之事出於不  
得已而有慕於後進云

穆考在位六年恭儉寬簡未嘗有過舉一日思  
食驢腸左右請宣索

上曰此宣一出大官將日殺一驢以俟矣遂止  
不進又東宮嘗欲啖市錫召一中使問價使請  
發百金於市不時索進

上曰此在崇文街坊賣二三錢銀可買許多何  
必用如許乃以銀三錢卽買兩盒以入

上曰此需百金耶尤節賞賜中官卽甚愛幸不  
賜金帛在玄武門較射射中者以二胡餅賜之  
其儉如此

前代人主嗣位有太后者生母止稱皇太妃我  
朝自

孝肅以來始並稱太后惟嫡母加上徽號二字  
隆慶壬申

上冲年卽位議

兩宮尊號召輔臣張居正等於平臺

面諭欲於

皇貴妃尊號多加二字蓋反欲尊

慈寧也

面諭之明日東閣會揖江陵謂禮部曰故事

中宮當加二字旣同爲

太后多二字何用時豫章王希烈爲禮侍署  
卽應曰諾於是

兩宮並尊

慈寧卽不加多亦不減一字身  
皇上聖冲虚心以聽輔臣肯力爭一言  
諭當亦無難處者乃迎合

內旨使

祖宗舊法一旦更變識者慨之嘉靖初年大禮  
之議至於發言盈廷死者接踵茲乃至

兩宮之禮無一人片語者可見士氣人心日以  
委靡事若不急所關甚大

萬曆甲戌五月

穆考祔

太廟一日東閣會揖相君謂少宗伯汪公鏗曰  
祔廟

新主當從左門入以

高廟在上故汪曰故事當從中門相君曰安知  
故事不謬第從左門入不必議汪俯曰唯萬曆

初年議禮論政之體皆倣此

上卽位時方十歲以英明聞宮中謂之

小世宗一日

穆廟恭妃院遣一內使持金茶壺一闖出禁門  
遺其私家爲門者所奏

上曰此器雖妃所有然大內器不當闖出

詔答內使三十乃使使以百金遺妃曰卽妃家  
貧以此給賜

先帝所賜器不可出也

上初卽位宮中內宴

仁聖上座

慈聖猶在閣中不敢同坐其後稍久迺並坐云

國朝家法極嚴

上詣

兩宮朝皆設牖座前起居叩頭跪而受茶迄不  
敢坐卽時內宴上座



上坐東閣內宴上座

中宮坐西閣每三奏酒

上自執爵

中宮持樽長跪而獻仍各退入東西閣再奏又

出以至九奏傳

兩宮起

上與中宮仍跪請留已乃設小座於閣內

兩宮

帝后同座行爵無筭始爲家人語蓋大宴

帝后不坐也宮中內宴謂之上座先期有奏書

宴有致語皆詞林撰進

甲戌

上一日御講畢語輔臣曰昨日禁中花盛開侍

母后賞宴甚歡蓋指

慈寧宮也輔臣奏曰

仁聖太后處多時寂寞惟

上念之

上起還宮以自

慈聖卽自駕往迎

仁聖過大內賞花母子傳觴而飲

上一日御文華殿語輔臣曰

先帝雅好珠玉朕思此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  
好之何用居正等奏

聖諭甚善第恐有后妃時不免要用

上曰亦不用也時

聖齡十有一歲

經筵進講在文華前殿日講在殿後穿廊正宇  
在後殿東閣設一帷次又東一室乃

上所遊息一日同二三講臣入視見窓下一几  
几上設少許書籍又一二玉盆盆中養寸許小  
金魚乃

上所玩弄也西壁一几几上筆硯無甚珍異筆

皆市中所買上貼筆匠楊彥章名楷皆折簡一  
如士人所用其朴如此

### 江陵相君柄政

上眷顧殊絕古今無兩每日御講筵講臣出就  
直廬午漏相君以待書入在文華後殿東偏張  
一小幄相君司禮侍立造膝密語於此見之

上顧相君有所欲語正字卽却走出殿門少刻  
聞語止乃入一日江陵在直廬感

上御文華殿後閣親調椒湯使使賜之又盛暑  
御講

上先就相君立處令內使搖扇殿角試其涼暄  
隆冬進講以氊一片鋪丹地

上恐相君立處寒也

上一日御講一中官旁侍竊搖扇

上忽目之還宮召而杖之曰諸先生在旁見汝  
搖扇以爲我無家法也汝不畏諸先生見耶

慈聖內教極嚴

上或宮中不讀書卽召使長跪面數之每御講筵入常戲作講臣進退之禮進講

太后前以驗其記否當朝日五更至

上寢所呼曰

帝起今日早朝卽呼左右掖坐亟取水爲

上沃面挈之登車以出故

上宮中起居罔有不欽而一二大璫奉

太后懿旨左右夾持時至過當比

上春秋稍長積有所不堪而難於發也

上初登極或時與宮中小內使戲見馮璫保入

卽正襟危坐曰大伴來矣小內使侍

上遊戲者馮璫常陰罪之故宮中皆嚴馮璫璫

亦稍專橫卽

上有所責罰非出馮口毋敢行者及

上稍長積不能平而左右一二親昵稍稍以馮

璫罪狀聞

上以

太后故不敢發然心恨之云一日

上戲以所御扇藏殿中隱處戒左右勿泄而令  
馮璫求扇馮流汗四馳求之不得以是爲刺又  
一日見馮璫衣大紅色甚鮮問曰何處得此方  
食蜜飴卽以賜馮親爲納之袖中油盡污乃止  
馮退而泣

紀述二

上初卽位好爲大書內使環立求書者常數米  
紙而外廷臣僚得受賜者惟內閣講臣數人而  
已所賜江陵如弼予一人永保天命爾維麴葉  
汝作鹽梅宅揆保衡及捧日精忠堂閣之扁不  
可數計字畫遒勁鸞迴鳳舞濡毫揮灑頃刻而  
成時

聖齡十餘歲矣一日謂相君曰朕欲爲先生書

太岳二字相君曰主臣不敢

上乃已

甲戌四月內賜輔臣江陵張公居正宅揆保衡  
四字桂林呂公調陽同心夾輔四字六卿正已  
率屬各一講臣六人責難陳善各一時行尚未  
與講六人者學士丁公士美宮坊何公洛文陳  
公經邦許公國學士申公時行及翰撰王公家  
屏也丙子殿讀張公位及行補入講幄一日

上顧相君曰新講官二人尚未賜與大字相君  
曰惟

上乘暇揮灑一日內使濡墨以俟

上遂大書二幅

賜位及

臣行

字畫比

賜諸公者稍大而老成莊勁又若勝前歲者蓋  
御齡已十五矣

甲戌五月翰林院中吏舍有白燕一雙獻之

閣又閣中蓮花旱開相君并以獻  
上溫旨諭荅之已而出白燕送相公所不知何  
故也傳聞白燕奏入馮璫使謂江陵曰

主上冲年不可以異物啓其玩好又一中使語  
予曰白燕相君所獻耶大非宰相事不聞越裳  
之雉耶昔正德時中官橫甚莫之敢指惟太監  
呂憲者以清謹著聞其惡其曹所爲第不能極  
耳憲嘗鎮守河南有養白兔以獻中丞臺送  
憲約共爲奏上之憲乃置酒召中丞飲腊兔送  
酒中丞大愕問故憲笑曰夫貢珍禽異獸以結  
主歡此乃吾輩所爲公爲方鎮大臣柰何獻兔  
中丞大慚憲濟南陽信人也

萬曆丙子內閣奏設起居之職以日講六人日  
直起居史官六人分纂六曹章奏

御門早朝起史官立於螭頭之下  
駕出則扈從

上一日顧見史官還宮偶有戲言慮外聞自失  
曰莫使起居聞之聞則書矣起居之設有益於  
君德如此惜其職不盡舉耳

丙子三月

上出宮扇三十柄

命講臣六人題詩扇繪花木鳥獸各書四柄六  
人者學士申公時行官允何公洛文陳公經邦  
官贊許公國太史王公家屏張公位也

丙子

上於禁中檢得

成祖四駿圖以

賜相君四駿者

成祖用兵所乘也相君爲題詠奏之

上悅賜金已又檢得

成祖騶虞手卷一幅

賜相君相君藏之內閣園中一時公卿儒臣



有題詠翰墨甚精賜內閣者一小卷仍有一卷  
長數丈許鋪於文華後殿僅乃竟卷此則藏之  
內府矣

丁丑十二月

上出畫冊一函凡二十六幅

命講臣六人分賦學士申公時行宮諭何公洛  
文各賦五幅宮洗許公國官允陳公思育翰撰  
陳公于陞與行各賦四幅奏

上賜銀豆畫多魚蟲山水半無款識中有

宣廟御筆數幅精絕特甚行所分者

宣廟汀鷺一幅其三則馬遠馬麟山水及鶴鶉  
也

丁丑行在講筵一日講官進講論語至色勃如  
也讀作入聲

主上讀作背字江陵從旁厲聲曰當作勃字  
上爲之悚然而驚同列皆相顧失色及考註釋

讀作去聲者是也蓋宮中內侍伴讀俱依註釋  
不敢更易而儒臣取平日順口字面以爲無疑  
而未及詳考故反差耳此一字不足深辨獨記  
江陵震  
主之威有參乘之萌而不自覺也

巳卯

上在西城飲

有

慈寧內使二人在旁

上使歌新聲辭以不能

上醉而怒取劍將擊之爲諸閹所勸而止乃割  
其髮翌日

太后大怒遣人傳語閣臣江陵具狀切諫其詞  
甚激有鬻拳之風且草罪已御札呈覽發行而  
太后召

上長跽痛數其過至云天下大器豈獨爾可承  
耶內中因有傳於

上云

太后令馮璫向閣中取霍光傳入覽  
上心以此大恨再踰年江陵遂歿馮遂而張族  
矣此後

太后憚

上威靈不復有所諭輔導諸臣亦不敢極力匡  
維而初政漸不克終矣江陵自失臣禮自取禍  
機敗在身家不足深論而於國家大政有一壞  
而不可轉者何也凡天下之事持之過甚則一  
發而潰不可收辟如張鼓急則易裂辟如壅水  
決則多傷卽以內使一事言之

人主在深官之中以醉飽過誤斷一閹人之髮  
不爲非過而未至大失輔弼大臣付之不問  
猶有憚而改卽欲規正亦當從容陳說使之自  
解何至假

太后之威中外相應制之股掌之間使之

念志蓄極而發從此惟所欲爲無復其  
以來誅戮宦者如刈草菅傷和損德無可救  
視一闈人之髮相去何如則持之太急故也  
夫以善爲之而不知其陷於太過則不明於  
秋之義者矣

萬曆庚辰文華殿西入內角門柱礎止有天下  
太平四字拭之不滅江陵以爲瑞也請

上臨觀

上見之不懌曰此僞也因攷宋史紹興十六年  
慶州民家朽柱有文曰天下太平秦檜大喜乞  
付史館以飾和議之効古今詐飾往往暗合如  
此然江陵倘曾考宋史必不爲此考唐武后時  
有以丹漆書龜腹曰天子萬年詣闕獻之宰相  
李昭德以刀刮盡奏請付法昭德雖有才略而  
品地甚輕猶能力排僞瑞江陵自處何如作  
等兒戲爲昭德所笑矣而

聖明獨斷其詐死古帝王所不能及也偶詢不  
上假字蓋以龜尿書之入寸許卽變去一層亦  
自不減術家戲法類能爲之

上想知其故矣

本朝家法極嚴

人主在

母后前跪而白事立而侍食不敢設座此在事

親之禮自不爲過

母后深居禁中卽委裘植腹不與大臣相接前

代垂簾之制盡罷不設此在

母后自處亦甚有禮然有一二太過臣下瞻視

心竊不安者

萬曆甲申

上奉

兩宮同闕

山陵在

兩宮前乘馬導引不由中道及山頂

御帳遙望

兩宮幄前

至上立侍臣下見之心甚不安此亦失體

兩宮輦出

乘輿自當先行卽以前導爲名亦不必避道

御帳獻茶

上可退居別幄亦不必立侍使臣下望見也宋

時明肅太后與仁宗同幸慈孝寺欲乘車先行

曾宗道以夫死從子之義爭之太后遽命輦後

乘輿冬至帝率羣臣朝太后於內殿范仲淹上

疏以爲天子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今顧與百

官同列北面而朝虧君體損主威非所以垂後

世法使范魯二公見今日之禮必有以處此矣

而一時公卿侍從倉皇望見不敢冒陳亦大闕

典也

後唐潞王卜相以姚凱盧文紀崔居儉才行互有優劣不能自決乃寘其名於琉璃瓶夜焚香祝天以筮夾之此亦枚卜之意也世皆傳金甌之覆以爲美談而琉璃瓶事無引及之者豈以五代時事不足稱據耶萬曆中選擇尚主子弟三人入見

上親以其名呈

太后

太后置金甌中焚香祝天取其一選上卽時以緋袍覆之送入春曹其兩人陪入者賜金綺罷出送順天府庠此昔所目覩亦琉璃瓶之遺制

爾

穀山筆塵卷之三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迎鑿

天下之事有機機之所在有不可以理論而可  
以勢解者此策士之所以勝也凡天下之事有  
可爲而不爲者此其心必有所在而難於言也



而語之千百言而不入探而操之一二語而  
餘此所謂機也秦檜之殺岳王世以爲守金人  
之盟綜其實不然殺岳者高宗之志也高宗志  
不在於迎淵聖而檜知之耳我

英宗北狩羣臣疏請迎復至再三不報虜酋伯  
顏也先索人出迎至再四不報及送至都門竟  
無一介行李而於迎駕勢窮情極遂至自入

景帝之心可知也其語諸大臣曰當時大位是  
卿等要朕爲之及遣使人虜又命之曰若見也  
先等好生說話不要弱了國勢蓋欲激怒而絕  
之也當是之時君臣大義骨肉至情豈足動其  
聽哉惟有利害可陳耳設有戰國策士必將說  
之曰今不亟迎上皇虜日以上皇爲名擁車駕  
於前行入居塞上攻剽城邑守邊將吏不敢正  
向發一矢又追上皇傳旨索金犒虜邊臣何以  
予之一年不迎一年不止是坐而自困也此

小也萬一上皇怨陛下不迎扈從諸國有如  
寧輩進策擁胡騎數萬結一二邊將由甘肅  
夏而入直至咸陽復正位號布告天下東向而  
請命於太后陛下胡以處之周王以狄兵入有  
故事矣此其遠者萬一邊鎮親王有爲不軌之  
謀者以迎駕爲名稱兵塞上假托祖訓合從諸  
藩卽其謀不遂而朝廷固已多事矣惟有亟迎  
上皇奉入大內則羣謀自解禍難潛消陛下安  
枕九重之上孰與懸口實於天下而陰受其害  
耶此言一出奉迎之使立遣矣而在廷諸公不  
聞有言及此者乃徒以君臣骨肉之說進宜其  
不入也何也利害之念重必有甚於所慮者乃  
可入也

二

嗟夫于少保之功豈不大哉然君父蒙塵蒼天  
怛痛而少保以社稷爲重擁立新主無一語

於奉迎豈非慮禍之深不暇兩全耶吁亦忍矣  
是時去建文時方四十年而人心不同已至此  
此然天下莫以爲非豈非利害之說深淵而不  
可返耶少保嘗自嘆曰此一腔熱血竟灑何地  
其言悲矣夫一心可以事百君歿生利害惟其  
所遇盡吾心而已何所不可灑耶當時羣臣奉  
迎之請

景帝不欲也使少保一言未必不信其後易儲

之議使少保以死爭之

憲廟亦未必出宮徘徊隱忍兩顧不發身歿西  
市飲恨無窮可不哀耶夫社稷爲重君爲輕之  
言爲人君設也非爲人臣權衡於送往事居之  
間可以以是語決也若乃登埤而謝曰國有君  
所以消敵人之望如分羹之對耳豈爲私議於  
君臣之間可以以是爲動止哉而一時迂緩之士  
卒以爲口語至使君父辱在於旃廬坦然不

社稷爲重若其弁髦耶

藩封

高皇帝衆建藩國封二十四王而且半天下惟吳越間不封以其膏腴閩廣滇粵不封以其險遠慮至深也然事有便利不可不變通者卽如今雲南一省上古所不臣自入版圖卽以西平世守黔寧之烈民更喪服二百餘年來聲教浹洎可謂便矣然沐氏磐據旣久人心頗附漸有跋扈之志如朝弼兇殘不道自干法紀朝廷索二婦人至二十年而不得非

今上英明縛而付之法吏不幾唐之中葉哉夫沐氏強則尾大不掉朝廷之法不伸沐氏衰則屏翰不固朝廷之威不震皆非長計也莫如建一親王開府其地將鎮守之兵改爲護衛使得統兵御吏與

國初諸王等黔國以下悉聽節制內可以裁

氏不共之心下可以堅滇人嚮化之志即使滇之路聲教有梗雲南猶國家有也假如交趾未棄時建一藩國使得握兵御吏毋與內諸侯同其人以爲有王不復生心而交南長爲國家有矣孰與捐之夷狄乎故元混一華夏六詔西域皆王其子弟厥後元帝北遯梁王保有雲南蜀夏旣平乃入王化其在西方者亦竟不得剪除則封以爲王哈密是也此非其已効耶或曰王而握兵不有江右之慮耶此不達地勢者也寧濠據江漢之上游謂之建瓴而下滇南遠處一隅之絕徼謂之仰面而攻安有仰面而攻可以取勝者耶且夫萬里遐荒之徼而欲與中國爭衡則公孫不國於白帝尉佗不帝於南海矣或曰炎荒遐裔之區以王親子弟不幾於窳耶此又不然夫閩廣滇貴皆膏腴樂土百物所生而齊魯燕趙之地有不及也其标山陝邊郡

樂又相懸絕試取山陝邊郡一府宗室頗少者  
遷之滇南未有不樂就者耶嗟夫天下無事而  
爲迂恢之談人必笑以爲狂且言于時禁動虜  
後患誰肯倡不急之議以駭衆聽姑記之以備  
一策耳

唐制諸王食邑不過一千戶乃漢封一小侯也  
公主不過三百五十戶太平獨加至五千戶可  
謂侈矣

本朝公主食邑不及前代而

親王歲祿本色萬石則過唐宋遠矣

國朝分封諸王體貌甚重其後宗人蕃衍族屬  
益疏又以祿糧支給仰哺有司於是禮體日以  
衰薄故親王有不受方鎮之拜者有以刺書名  
與百吏爲平交者有守臣傳呼而出郡王引車  
避之者有下邑令長入郡城不謁親王者皆非  
禮也新進書生不讀令甲萬一有舉

祖訓以摘者其何說之辭士君子立官行已自有正道不在以虛文取勝博剛峻之名反自干法紀爲識者所笑近見一二近臣出使藩府卽與親王爭禮取勝於揖讓之間以爲不辱君命予嘗笑其迂蓋事有同形而異情者如出使敵國則折敵國之禮所以尊朝廷柰何以敵國外夷視親王而與之爭勝天下一家自分藩籬此褻君之大者不辱何居

恩澤

古時將相大臣祿賜甚厚與今時相去遼絕如漢時將相封侯皆有國土而人主賜予動至千萬卽如賜黃金百斤將相之常也以百斤計之爲黃金千六百兩直白金數千矣如唐時宰相食料一月三千緡一緡爲千錢當直三千金矣古之上將三公其富與今親王等視一品秩祿何啻千百亦其時物力充溢公私給足所以與

今不同也

漢臣賞賜如官儀所載臘賜大將軍三公錢各二十萬特進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三萬侍中大夫各一萬虎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千石六百石各一千此舊制也章帝寬仁賞賜羣臣過於制度則又不止於此矣

本朝三大節止於賜鈔鈔法不行止爲故事而已

世宗在西內賞賚入直大臣每每隆渥而方士法官之流皆得橫賜爲煩費耳今上卽位歲時大節閣臣講官多有金帛之賜而六卿以下皆不得與然每節費數十萬則官眷內臣皆仰給歲時賞賚以自潤其勢不可已也較之前代費亦嗇矣

唐制文武朝臣五時賜衣皆以製成之衣賜之也杜詩云意內稱長短終身荷聖情又云賜分



雙管筆恩降五銖衣是也又其時百官遷轉  
緋皆出內府不知宋制如何

本朝絕無此典惟百官月俸有折絹之名輔臣  
侍從間有匪頒之賜亦內帑文綺非有成衣也  
新中進士國子監給羅襪猶有古意

唐初三品以上賜金裝刀礪石一品以下則有  
手巾筭袋開元以後百官朔望朝參則佩筭袋  
各隨其所服之色餘日則否此則宋時魚袋之  
製也

本朝文武大臣扈從車駕則賜繡春刀柳瓢茄  
帶亦是此意但唐宋通服以爲章綵今止以充  
賜近臣而不以爲法服耳

唐賜綵十段爲絹三疋布三端棉四屯若雜綵  
十段爲絲布二疋綢二疋綾二疋縵四疋亦曰  
賜物十段今制賜衣一襲爲三疋

三代以下待臣之禮至勝國極輕

本朝因之未能復古第舉喪禮一節如兩漢時  
王公將相葬日天子御門望送魏晉哭於東堂  
六朝人主臨弔至唐宋猶有望送臨弔之禮  
本朝惟國初一二元勳有車駕親臨者自後無  
復此事惟是一品大臣輟朝一日  
人主素服臨朝其後率從省便惟於歲終一日  
并行而已然賜葬賜祭頻繁優渥恐前代不能  
及也至於推恩三代一如見爵則尤千古曠絕  
之恩矣

今元宵節假卽唐人賜酺之遺意也唐制百官  
於春月旬休選勝以樂自宰相以至員外郎凡  
十二筵各賜錢五千緡玄宗或御花萼樓邀其  
鱣騎留飲盡歡此雖非三代之法亦太平之象  
君臣相悅之風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人臣奉  
官修職夙夜在公而以一日之逸償十日之勞

聖人不費焉

成祖遇元宵令節百官休沐十日飲食快樂正  
是此意近年以來上以文法束吏下以刻核取  
名今日禁宴會明日禁遊樂使闕廷之下蕭然  
愁苦無雍容之象而官之怠於其職固自若也  
辟之天道有煦濕和熙之氣遊於兩間而後萬  
物發生百昌皆遂必使慄慄迫惓無樂生之心  
此近於秋冬斂藏之氣矣豈所以調六氣之和  
養熙皞之福哉

漢時每大有慶輒賜民爵一級不知其制何如  
唐時如劉知幾所陳海內具僚九品以上每歲  
肆赦必賜階助至於朝野宴集公私聚會緋服  
衆於青衣象板多於木笏可見當時賜爵之濫  
然察其語意蓋見任庶官普加階級而不及平  
民與漢稍異宋時每遇郊赦普賜恩階所及雖  
多而時頗希闊與唐亦異然皆賞不酬功舉非  
論德名器大濫不足爲榮

本朝無此法矣惟覃恩大慶各與應得錫命以爲恩典較之前代最爲得體

三代天子巡狩有召見百年之禮宋時民間百歲者部使以其名聞詔賜粟帛及爵猶有古意近世此法不行山澤之民有年至百歲而長吏不知者老老之仁蕩無存矣萬曆辛卯武林鍾化民巡按山東行部登萊海上會有養老之令詢訪二郡境內九十八十者召至行臺面加存問至繪爲一圖中間至九十以上者幾十人焉可謂奉行德意有三代之遺矣而時俗目爲迂遠不急俗之敝也久矣

### 國體

本朝姑息之政甚於宋代但其體嚴耳宋時待下有禮然至於兵敗必誅賊罪必刑未有姑息遷就以全體面者

本朝無其恩禮而法亦不行甚至敗軍之將

以不殊賊吏巨萬僅得罷官是吞舟之漏也至於小小刑名毫不假借反有凝脂之密則輕重胥失之矣

宮禁朝廷之容自當以壯麗示威不必慕雅素之名削去文采以褻臨下之體宣和艮岳苑囿皆倣江南白屋不施文采又多爲村居野店宛若山林識者以爲不祥予觀近日都城亦有此弊衣服器用不尚髹漆多做吳下之風以雅素相高此在山林之士正自不俗至於貴官達人衣冠輿服上備國容下明官守所謂昭其聲名文物以爲軌儀而下從田野之風曲附林臯之致非盛時景象矣

唐莊宗苦禁中溽暑欲擇一高涼之所皆不稱旨宦者因言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樓觀以百數今日宅家曾無避暑之所宮殿之盛不及當時公卿第宅耳此雖迎合之言其實兩

盛時公卿第舍有侈於洛州行宮者盛衰之  
此其可見者也因攷漢唐以來將相大臣祿賜  
豐渥居處華盛類合王侯下至宋元稍覺不及  
及我

朝則益儉矣勲戚往頗繁華近日窘迫已極惟  
親藩中貴猶率侈文臣位至極品一措大居耳  
寓居都市下同齊民元輔之居不容旋馬其他  
可知此於士風甚雅於國容則未備也

天下財力止有此數不在此則在彼漢時離宮  
別館至於百千崇麗造大宋元以來正衙之外  
離宮甚稀至於

本朝則大內之宮亦止一二而都城內外寺觀  
數十百所金碧焜煌略如帝居則漢代離宮之  
盛化爲佛土矣前代公卿大臣居處服食不減  
玉侯

本朝卽元勲大臣自奉儉陋而親藩有

宮庭服用與人主相埒則漢唐大抵本象歸於  
天潢矣夫人臣之盛歸於天潢固其所也人主  
之居化爲佛土不亦過哉

漢時郡國守相置邸長安唐諸路大使皆有進  
奏院宋真宗時置朝集院於京師凡陞朝官到  
闕並館於院中官給公券兵士隨直惟可至朝  
堂省部不得他往此法亦善今入覲司府等官  
皆自僦民居及考察坐棚類如拘囚殊非體面  
若令一省自備公費各置一邸以待朝集之吏  
亦大體也今上下相察密於鈎考而紀綱所在  
視爲不急未有不以予言爲迂矣

大明門前府部對列棋盤天街百貨雲集乃向  
離之景也往時五部升堂或至午刻予在南宮  
自恐廢時失事且示怠緩令以巳時升堂頗覺  
嚴肅數日後偶求一書向部門書肆覓之則以  
堂事早畢投文人散書肆隨之而撤予因尋回

悞矣五部在天街之左天下士民正商各以  
至候謁未出則不免盤桓天街有所貿易故常  
竟日喧囂歸市不絕若使俱以已刻完事候者  
皆散市肆無所交易亦皆早撤則日中之景反  
覺寥闊非國門豐豫之景矣因嘆前人舉事皆  
有深思正不可以一時意見妄爲更移且部堂  
之政廼

朝廷大體所關而與有司法守不同亦不必慕  
勤敏之名失博大之體也因令所司投牒升堂  
一如故事云

儀制司集進表包袱分送三堂供備從之衣此  
古所謂集上書囊以爲帷帳者雖未大傷然於  
大臣體面亦屬不雅若將此項留作三堂公用  
如出門中火及乘套書帙之費取足其中歲可  
得數十金亦頗足用祠司旣無別項支費教坊  
編派勢不可已宜將各項名役盡爲裁革留



寫字名色遇內府文移有所需索令其稍備  
錄以應其索亦未爲過惟以供億堂司則甚失  
體耳

管子治齊設女閭七百徵其夜合之資以助軍  
旅此在王政視之口不忍道卽後世言利之臣  
亦未嘗權筭及此者其可鄙亦甚矣近日所在  
官司乃有稅及此等者如臨清之差役通州之  
餼程多取諸此此弊政之當革者也不但有司  
乃至禮部堂司出入供需或令教坊人役治具  
以從此最不美之事嘗余在部時屢欲裁革以  
請告匆匆未及設爲章程第遇公出令所司別  
具資費給賞其人而已此在必所當革而別議  
公費可也後有賢者亟行之

沈大宗伯在部於禮教風俗銳意匡正前後所  
奏禁奢抑浮不下數疏一日言及倡優六種最  
傷風化欲建議通行天下盡爲汰除

不能爲亦不必爾自古以來有此一類先王於  
禮防民莫之能廢必有以也何者天地六氣有  
有一種邪穢必使有所疏通然後清明之氣可  
以葆完辟如大都大邑必有溝渠以流其惡否  
則人家門庭之內皆爲污濁所留矣先王救俗  
之微權有不可以明喻者存而不問可也沈於  
以爲然因止其事

三代以下國體之尊莫有過於我

朝者如漢唐盛時與匈奴烏孫猶稱甥舅之禮  
宋之全盛與契丹爲兄弟之國此其最尊時也  
本朝控制四夷皆爲臣妾北虜之裔厥角受賞  
卽其君長不敢與邊臣抗違其他西域諸夷有  
稱奴婢視甥舅兄弟之國何啻霄壤乃近日一  
二小夷梗化方外在

朝廷視之猶蚤蚩疥癬而當事之臣不及遠稽  
前代論事建畫稱引失體幾取唐宋之未及相

比况非惟事機不合其於名言之體亦甚大矣  
辱國之罪莫大於此

嘗謂天下之事有不可膠柱而談者因時制宜  
在人所處耳萬曆乙亥西域獻千里馬養之邸  
中大宗伯以部檄却之不爲上秦時以爲得體  
予竊以爲不然何也彼遠人慕義從萬里獻馬  
復使之持去以爲

朝廷惜償馬之費意必怏怏不如以詔旨却之  
而償其道里之費與所獻略相當不則受之以  
付北邊爲侯騎可以示西域不貴其馬以折其  
心可以示北夷中國侯望有西域寶馬也此於  
朝廷之體無損而事又兩益乃徒以漢文却馬  
事爲比則迂矣千里馬乃天方國所獻時儀部  
唐君宦徵主會同館嘗邀余輩數人往觀其馬  
青驄色鹿頭鶴頸耳如竹箴不甚肥大而神駿  
權奇意態閑遠步之塔墀盤旋如風浪不見其

一騁耳因憶李杜詩中所稱殆非虛語  
唐時禁京城旬者分置病坊於諸寺以廩之亦  
謂之悲田院卽今蠟燭幡竿二寺也從古都會  
之地乞丐遊食者衆故唐宋以來皆有悲田之  
設第不知當時有司奉行何如若今蠟燭幡竿  
二寺所養貧人不及萬分之一叫罵凍餒充滿  
天街至於不可聽聞則二寺之設  
爲公卿  
大老有載錢自隨車馬所過輒散以予之每逢  
呵殿羅列道旁小民相傳以爲美談此所謂惠  
而不知爲政也身爲公卿海隅一夫咸使得所  
關廷之下流離叫號是誰所致而乞與一錢以  
爲私惠若里巷婦人之爲者豈惟不知職掌亦  
非所以壯國容矣

穀山筆塵卷之四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較梓

相鑒

宋持宰相省閱進奏文書同列參不與聞熙寧  
初唐介參政謂首相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事  
不與知上或有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為

常亦之請公亮之從皆政體也朝廷防宰相之專設參知以爲陪貳而不與省閱職守安在勢之所歸不免專擅有自來矣

本朝六部奏疏例皆三堂同署而謀畫源委左右二卿往往不得與聞惟奏牘已成吏銜紙尾請署二卿以形迹顧避亦不問所從至於銓曹進退人才頗關要秘甚或在廷已聞而兩堂尚不知惟太宰一人與選郎究之此非與衆共之

之義也正卿與郎吏爲密視同列如外人及有不當上心奉旨對狀左右二卿又難以不知爲解是不使之與其謀而使之同其譴也豈但政體有失亦非人情矣而極重難返至於成習不亦異哉內閣本揭署名體亦類此往往復有密揭則更無從與聞矣台衡之地遂樹荆榛可慨也夫

首相之權自古爲重宋賈似道當國葉夢鼎爲

右相有懇求恩澤者夢鼎以爲可與似道以恩  
非已出罷省吏數人夢鼎怒曰我斷不爲陳自  
強卽上疏又爲似道所阨乃引杜衍故事單車  
宵遁可謂不降志矣大抵次相之體取拱默爲  
容引嫌自避稍涉可否便是異同相沿成俗牢  
不可破要皆叔季之風也令元凱岳牧集於一  
堂同心一德甲可乙否不失爲和安取此瓊瑣  
形迹爲也

宋王珪自政府至爲首揆凡十六年無所建明  
有三旨相公之目傳笑史冊

本朝

泰陵在位淵嘿日久一日召見輔臣有所訪問  
猝不能對但叩頭呼萬歲而已當時目爲萬歲  
閣老可作一對

貴溪夏公言以大禮得幸從都給事中遷御史  
中丞翰林學士遂至太用

世廟眷禮寵遇無所不至其後

上於宮中祈禱禁直大臣皆賜星冠夏不受

上大恨之卽賜策免已而復思之一日於几上

書公謹二字公謹者夏字也左右窺知

上意因留其字不除

上復過之而笑左右密語分宜分宜固恨夏不  
得已欲自爲功因白

上故輔臣言可召用也言召用也下比至數

使迎問於道寵眷倍昔分宜心害之未有間也  
而事之甚謹至不敢與爭席夏性頗伉直見  
上委任無所顧忌視分宜如無也分宜心益恨  
日夜求以中之會督府曾公銑建議請復河隍  
夏公喜事從中主之然

上意頗憚不欲爲分宜窺知之因而以此中夏  
先賂左右爲計伺

上禱祠時卽日以曾公請兵疏上



上固不快令夏公擬旨力贊其議又以

上有事時奏之

上因問曰此事竟可成否左右皆曰萬歲不問  
奴不敢言前見銑疏來舉朝大臣相顧駭愕以  
爲召釁生事危可立待

上色動以札密問分宜分宜密疏此事決不可  
成獨言力主之臣等實不與聞

上怒遂逮銑下吏論次夏公亦以其故次西市  
也

分宜相嵩旣殺貴溪逐諸城專任二十年華亭  
獨與之左右勢且不免會吳中有烏寇華亭  
卜宅豫章佯爲避寇之計有司爲之樹坊治第  
附籍江右又與世蕃結親江右士大夫皆講鄉  
曲之誼於是分宜坦然不復介意已而謀逐  
宜世蕃誅次卽嚮南昌里第解江右之籍

分宜相在位汪右士大夫往往號之爲父其

外省亦稍有効之者趙文華其最也文華既以  
父分宜故位至尚書得

上寵眷乃稍欲結知人主不稟其命一旦密進  
藥酒方言授之仙飲可不死獨臣與嵩知之  
上曰嵩有此方不奏文華奏我分宜聞之太懼  
且恨立召文華問之曰若何所獻對曰無有分  
宜取進酒疏示之文華長跽頓首分宜怒叱之  
不起呼左右拽出命門者毋敢爲文華通當時

分宜一睚眦者立族矣文華日夜憂懼不知所  
出從世蕃乞哀世蕃憐之爲白夫人夫人以其  
兒也殊不忍其鰥鯨一日相君洗沐諸義子皆  
來起居置酒堂上相君夫人上座義子及世蕃  
列侍惟文華不得入乃曲路左右伏於軒櫺之  
間酒中夫人曰今日一家皆在目中何少文華  
相君嘻曰阿奴負人那得在此夫人因宛轉暴  
白相君色微和文華遽走入伏席前涕泣相君

不得已遂留待飲盡歡而出其後免不能免也  
蓋分宜所殺甚多大抵元出門下而後棄去者  
此其人得罪深於不相知足爲奔走權門者之  
戒矣

豐城有大司空才臣也其始因緣分宜得九列  
壬戌萬歲宮災分宜請還大內

上甚不悅乃稍屬意華亭分宜肺腑卽有去事  
華亭者司空其前茅也一日分宜在直司空侍

坐分宜嘆曰近日少湖間承一二密札遽作驕  
腸何其不廣此老夫二十年前光景也司空卽  
大聲曰徐老先生自是高義相公未可厚非分  
宜大詬曰若非吾里子耶何得爲他人乃爾司  
空應聲曰某官一品尚書柰何以語言辱我分  
宜罵曰尚書誰所乞與敢爲此態司空卽走白  
華亭華亭密奏狀

上札報曰嵩非詬禮迺詬卿也於是自此分宜

日稽矣

分宜相在位權勢熏灼中外累脇家僮永年用  
事公卿與之抗禮號爲霍山先生得與霍山先  
生一遊者自謂榮幸方鎮牧守以下不得與永  
年遊一見蒼頭下走無不折節一日有士人候  
門久不得見因求空地溲溺一僮兒見之卽提  
其耳大詬其人遜謝求解識者走視之則一寺  
卿也又一監司求見胄子東樓世蕃者彷徨移

時一蒼頭方坐便房令人理髮監司求爲一通  
蒼頭不應監司以十金奉之蒼頭卽擲與鑷工  
以示不屑其人駭思謀之相知益金若干以進  
蒼頭方首肯令得一見云其所奉東樓父子者  
又不知幾何矣

東樓仰黠善以數御物一日與客坐適有餘氣  
客卽拂鼻問何異香東樓佯驚曰失氣不臭者  
病在臟腑吾其殆矣以釣客語客少須又拂鼻

曰却也微有氣息東樓大笑以告所親蓋亦輕之也

膠州有藍道行者善降紫姑仙走住長安出入公卿門下華亭欲遂分宜念無以間其寵有言道行者因薦之

上召入禁中使言禍福奇中

上甚信其言待以決事一日分宜有密札言事華亭以報道行道行卽爲紫姑語今日有姦臣奏事

上方遲之則分宜札上矣

上卽疑焉或以告鄒御史應龍鄒以爲奇貨恐有先之者卽遽上劾不及盡得其事惟取一二著者列之使稍從容當頗詳耳

分宜在位權寵震世華亭屈已事之凡可以結懽求免者無所不用附籍結姻以固其好分宜不喻也其後分宜寵衰華亭卽擠而去之林

史潤復奏世蕃怨望謀逆有

旨籍沒其家將處以極刑分宜託華亭之客楊  
豫孫范惟丕者居間求解以重賂進華亭欲弗  
受二客曰公若不受彼將疑公受之以釋其疑  
可也賂入華亭心動欲爲道地免世蕃死二客  
又曰彼若得免人將疑公殺之以絕衆疑可也  
翌日  
命下而世蕃赴市矣二客幸於華亭意氣張甚

知者意其必有陰報已而楊至湖廣巡撫中丞  
謝罷夫人爲弟所殺楊又正弟於法死者二人  
范至雲南副使一子舉於鄉携一名妓北征死  
於舟中輿尸而歸人以爲嚴氏之報也又三十  
六年爲萬曆丁酉嚴之孫貧甚往往赫徐以寄  
貲爲言徐氏弗應

華亭相其父故府吏也生二子長卽相公其次  
陟爲少司空並以進士第位至卿相可謂榮矣

然其昆弟頗尖歡積久成隙相公柄政少司空  
以南廷尉考績詣

闕相公處之落落司空甚恨之卽上書告相公  
陰事其詞甚不可掃因自罷去相公遜政司空  
逆諸江上素服而泣相公亦不問也

吳人以織作爲業卽士大夫家多以紡績求利  
其俗勤耆好殖以故富庶然而可議者如華亭  
相在位多蓄織婦歲計所積與市爲賈公儀休  
之所不爲也往聞一內使言華亭在位時松江  
賦皆入里第吏以空牒入都取金於相邸相公  
召工傾金以七銖爲一兩司農不能辨也人以  
相公家鉅萬非有所取直善俯仰居積工計然  
之策耳愚謂傾瀉縣官賦金此非所謂聚斂之  
臣也以大臣之義處之謂何如哉

分宜業罷華亭柄政人心向慕羽翼亦廣新鄭  
高公拱一入樞府卽與爭權隆慶改元新鄭自

以御日登極又性素直率圖議政體卽從旁可  
否華亭積不能容廣平人齊康者新鄭門人也  
上疏劾華亭極其醜詆時新鄭勢孤且又康言  
多謬於是舉朝大臣各具一疏劾新鄭及康而  
爲華亭解請自六卿棘寺下迨中書行人外至  
藩臬無恥者凡二十八疏時

上方嚮用新鄭左右又多其舊人堅欲留之後  
見舉朝嗷嗷不得已罷新鄭方是時江陵張公  
居正與新鄭厚見其狀不平往請華亭華亭不  
聽一日華亭以政務咨之江陵謝曰某今日進  
一語明日爲中玄矣其明年戊辰華亭卽罷蓋  
江陵有力焉

隆慶己巳

上特旨相內江趙公貞吉內江素豪直自用又  
爲

上所識拔江陵恐其逼也謀召新鄭而陳洪內



監者又新鄭里人於是以太宰召還庚午新鄭入其年罷內江已而南充陳公以勤自去其明年辛未罷淮南李公春芳又罷歷下殺公士儋於是新鄭以首相行太宰事江陵並相有

詔不再卜云新鄭之入也對士夫語常曰華亭有舊恩後小相失不足爲怨男兒舉事要正大落若恩怨二字不能擺脫尚何可云時朝臣盡信以爲大度後柄用頗久情志稍露而閭下

齊走之士各務鑿空効竒以博寵祿於是報吳之舉決矣廣平蔡國熙者故華亭門下士也以講學事華亭號爲入室至是攘臂請行至吳卽風郡邑刺華亭蒼頭不汰文致其二子皆論戾邊三子者一爲奉常兩爲尚寶華亭子孫牽衣號泣華亭應曰吾方逃死安能相活卽跳西湖遊之平湖陸五臺光祖者亦華亭門人與蔡同侍揮塵因往爲華亭求解異以門牆故諠動之

蔡曰凡吾所爲者皆爲相公地也不如是相公不安陸知不可奪亦無所爲計奏

上部覆未報而新鄭遂矣

新鄭之人也江陵有力其始相得甚驩如出一口旣而諸相皆逐惟二人同事新鄭稍稍自用用宋程之策間摘江陵之黨江陵遂不能平也已會

今上卽位新鄭條上五事大率禁中官之權使政歸內閣中官見之大恨一曰內使奉

旨至閣傳諭云云新鄭曰旨何人調中使以

上意應新鄭卽曰

上冲年安知調旨此皆若曹所爲也吾且遂若曹矣中使人言狀馮璫大恐新鄭又已令臺議六人劾之馮璫又恐而謀逐新鄭益亟按其奏不下江陵卽行視陵地往返三日抵邸稱病不出一日有

旨召成國內閣六部至會極門

宣諭新鄭以爲臺諫疏行且法馮璫也甚有喜氣或叩今日

宣諭何事卽應曰當是雙馬謂處馮璫也江陵方卧病令二人掖之而入皆伏門下中使捧詔新鄭以手仰接中使不也以授成國新鄭色變及發讀之乃逐新鄭

旨也自是宮府一體同心若蘭矣

馮保與陳洪有卻洪者高公同里故亦忌高而深與江陵相結及

上初政高以顧命自居目無羣璫馮甚恨之既去猶不能釋然會有王大臣之事因風使引高公使校逮其舍人初高公大恐而欲自決及聞使者來第逮其僕遂止而御史大夫葛公守禮爲高力解江陵意亦憐之又朱太傅希孝多行金及賓客請於馮馮知不可誣亦稍解及高

僕逮至雜之衆人中以問大臣乃不知面遂求  
釋僕高公無恙也

新鄭既爲江陵逐罷歸里中又有王大臣之構  
益鬱鬱不自安一日遣一僕入京取邸中器具  
江陵召僕問其起居僕泣訴抵舍病困又經大  
驚幾不自存江陵爲之下泣以玉帶器幣雜物  
可直千金使僕齎以遺之

新鄭家居有一江陵客過乃新鄭門人也取道  
謂新鄭新鄭語之曰幸煩寄語太岳一生相厚  
無可仰托只求爲於荆土市一壽具庶得佳者  
蓋示無他志也

萬曆戊寅江陵歸葬過河南往視新鄭新鄭困  
卧不能起延入寢內相視而泣云是年新鄭卒  
無子夫人張氏遣一僕入京上疏求卹典因齎  
千金器物獻江陵江陵卻之僕泣曰夫夫使告  
相公先相公平生廉所愛惟此器物無子孫可

遺謹以獻相公庶見此物如見先相公也江陵  
色動憐之乃盡納其所獻翌日卹典下矣史記  
萬曆初年江陵用事與馮璫相倚共操大權於  
君德夾持不爲無益惟憑藉

太后携持人主束縛鈐制不得伸縮

主上聖明雖在冲齡心已默忌故禍機一發遂  
不可救世徒以江陵摧抑言官操切政體以爲  
致禍之端以奪情起服二子及第爲得罪之本  
國皆有之而非其所以敗也江陵之所以敗者  
惟在操弄主之權鈐制太過耳

自古大臣殊禮至於贊拜不名而止過則不臣  
矣宇文護爲周太宰有詔自今詔誥及百司文  
書並不得稱公名甚於贊拜不名矣頃者江陵  
柄國禮遇殊絕上而

旨勅下而題覆不曰元輔卽曰太師並不著其  
名氏此待宇文護之禮也當此之時識者已

之寒心矣而羣小喻喻猶以爲未至也假以歲  
月何所底止噫亦險矣

人主年少未能專決大政大臣不宜受之重爵  
如漢武帝封詔封金日磾日磾以昭帝年少不  
受封其後病困大將軍乃自封之日磾有大臣  
之義矣

今上十齡踐祚未親大政江陵遠逐中州儻忽  
自貴官至極品何其識不如一亡虜也

乙亥十二月御史傅應順上疏論事引三不足  
之說以適江陵而其辭不著左右以江陵之指  
從吏激怒目爲誹謗

上遂震怒下吏問狀大司寇王公崇古當之罰  
金

上不從令謫戍極邊丙子正月六日

上御文華殿開講

上召江陵問曰應禎以三不足誣朕與爭廷杖

先生何以不肯江陵對曰無知小人狂悖妄言  
歿有餘辜但朝廷待言官當存體面昨如此處  
置外人已知

祖宗法度朝廷紀綱

皇上不必介懷

上曰先生當盡忠報國不要避怨江陵奏曰

先帝臨終親以

皇上付臣臣受

皇上厚恩捐糜難報何敢避怨

上曰昨文書官持本詣閣二先生何不出一言

想也是避怨江陵復奏二臣皆臣所拔以事

皇上盡心爲國决不避怨但二臣事體與臣不

同凡此皆臣之責

上曰科道何以申救江陵奏曰此皆故套亦難

有所欺慢

上曰渠等疏中說應賴有八世老父卽取登科

錄檢之禎但有母無父此何謂不欺江陵又申  
解一二

天顏乃霽二公竟無一言二公者桂林呂公謂  
陽蒲坂張公四維也故事朝紳下詔獄同官及  
里人送至錦衣門外及應禎下獄江陵令錦衣  
余蔭偵送者以聞於是御史李嶺喬崑給事中  
徐貞明皆謫去未幾而御史劉臺疏至矣  
丙子正月劉御史臺方按遼東具疏論劾江陵  
而蒲坂武林亦在指中武林者冢宰張瀚也有  
詔繫臺下吏

上使謂相君杖臺成邊江陵上疏論救奪官爲  
庶人臺與應禎同邑人應禎以三不足之說奏  
不過微文指斥而臺疏數千言攻擊相君不遺  
餘力然應禎得禍甚於臺者禎詞連袞職故得  
中以危法而臺直劾二相不涉乘輿卽  
上亦不甚欲竟之也然江陵恨臺甚竟以法成



之使至於歿士夫相與顧平日疎密如何若爲  
浮慕一時之名而納交於賢者亦好名之累也  
劉御史臺與予舊曾相處其出按遼左亦曾分  
俸相遺及論江陵逮舍予策馬往候國年故舊  
視者甚少惟習太史時甫在焉或曰時甫子女  
姻家不得不爾子亦若爲往視可謂好名子曰  
不然人若素昧平生卽合今日之名亦無因而  
交若平時有舊卽冒不韙亦不得絕此君原有  
往返固不可畏咎而避亦不爲慕名而交也

萬曆丁丑江陵奔喪辭朝

上御文華殿西室江陵墨衰入見泣涕陳辭

上亦爲之拭淚一時相傳以爲古今寵遇而不  
知賈似道故事也似道平時尊禮至於入朝不  
拜退朝而出人主避席目送殿庭始坐已而稱  
疾乞歸人主涕泣稔留命大臣侍從傳旨國醫  
日四五至中使加賜日半數至此何禮也江陵

晚節禮遇亦隆相倣至稱太岳先生又過於往  
代矣嗟夫君上寵榮出於迫脅大非人臣之福  
有識之士以爲懼不以爲榮也

萬曆初政一日文華講退

上顧輔臣問閣臣呂本在家安否江陵大怒退  
召其子中書允至朝房問曰

主上問尊公起居何緣受知允大恐卽上疏自  
罷旋被內察蓋見

至聞及恐其復用故排抑之如此然呂公事

世廟時

上尚未生不知何以知其姓名此亦必有說矣

因考宋史有一事相類學士皮龍榮嘗爲東宮  
舊寮理宗一日問龍榮安在賈似道恐其召用  
謂所司誣劾謫竄飲藥以死權奸之專主死後  
一揆可嘆也

江陵剛復自用頗類筆安石亦有不足之說

爲御使傳應禎所劾然其心術之公尚不如  
吾遠矣矣且雷擊奉天吻臺諫欲上公疏往請  
淮陵正之曰何必紛紛如此旣是雷電如何能  
不擊物此其一証也

小太諂態無所不至古今一揆蔡京在位其黨  
有薛昂者以京援引得至執政舉家爲京避諱  
或誤及之輒加笞責已嘗誤及卽自批其口諂  
至如此良可哀也江陵在位有蔡御史者爲入

幕之客江陵卧病舉朝士夫建醮祈禱御史至  
於馬上首頂香盒馳詣寺觀已而行部出都畿  
輔長吏例致牢餼卽大驚罵曰不聞吾爲相公  
齋耶柰何以肉食餽我此又甚於昂矣嗟夫侯  
人也誠以趨事權要之心事其君必爲忠臣事  
其父母必爲孝子而甘心若此人奴厠養不足  
爲汚矣

近世一二名文章家虎視一代嘗讀其所爲文

無論體格卽識見志趣有大可姍笑者第舉一  
事江陵相父七十朝紳各以文賀貢諛獻佞惟  
力是視衆方屬目一二作者及見其文莫不絕  
倒或稱嘉靖初年上帝南顧荆土將產異人以  
相君寄之封君或稱相君爲衆父封君爲衆父  
父衆父父者蒼蒼是也中間不典之詞大都類  
此非其才不足利害之心勝也韓子論張旭艸  
書以爲天下事無可動其中而後其書始精若  
諸公者其有所動於中耶

唐時宰相領吏部尚書選事悉委侍郎以下尚  
書不親也隆慶中新鄭以首相兼太宰晨入內  
閣已入吏部部疏擬票俱出一手是左右筭也  
新鄭之罷相道出某郡郡守某以其忤華亭也  
故不爲謁送留其行二日或問故曰此公得罪  
朝廷義不當奉其後新鄭再相掌太宰業未大  
計郡守已至憲使新鄭於衆中數之其人大慚

聞者皆笑  
萬曆甲戌有詔發帑金若干橋涿之胡良渡大  
司空朱公衡力爭又建玉女祠於涿以內帑二  
千召司空修之司空又爭內中滋不悅江陵故  
薦南司空武林張公瀚爲太宰司空以望當得  
不能無怏怏武林心害之司空以甲戌六年滿  
九載考其前十日林諫議之疏上矣江陵使謂  
馮璫

太后比有興造司空從旁格阻司空門下多客  
能撓內權馮璫主於中司空遂罷

太后又嘗爲武清治第費以數萬司空稽故事  
請多所裁抑故

太后亦頗銜之

河中太宰楊公博旣去當推太宰者大司空御  
史大夫已而廷議會推首御史大夫次大司空  
次南司空明

上御講幄呼相君問曰昨所推薦某非年老者耶江陵對曰是  
上曰置之張某何如對曰疎遠之臣用之不取負國

上曰善及

命下舉朝大駭不知所出蓋相君以御史大夫素戇不能左右大司空有才交游多恐其難制不如疎遠者易指使其票云云者述也

游七宋九卽霍家之馮子都梁氏之秦官也一時侍從臺諫多與結納密者稱爲兄弟一二大臣亦或賜坐命茶呼爲賢弟邊帥武夫出其門下不啻平交矣九之聲勢稍不及七而能作字頗爲主人代筆其富又過於七求其所以得寵皆食桃之歡也同時有王五者文雅不及七而富次之第其主人未甚當事且以清謹爲名不  
太烜赫耳一日五謂人曰近日有給舍過我

宋九適一邊帥遣使銜侯元老先通阿九給  
問此誰也九對此某邊大將在我相公門下給  
舍卽云煩兄通息於渠願與交歡世有此等談  
官向吾輩求薦與邊帥游大可笑也以此言之  
五之識過七九遠矣恨嘉靖間霍山先生不及  
見後輩人品東海漁人作五七九傳志之其門  
方江陵盛時士論洶洶以爲必有異圖予獨策  
其不然自古奸雄欲盜人國未有不結人心者  
江陵十年在位所行無一事不失人心者此無  
他志可知也又諸子連舉鼎甲各列華要方且  
慕圭組之華以爲榮寵使其果有大志安用此  
爲以此二事策其不然

賈似道加平章軍國五日一朝賜第葛嶺吏抱  
文書就第呈曙夫小朝政一切皆決於館客康  
瑩中堂吏翁應龍而筆執不與聞也此與江陵  
盛時大相似江陵開表在疾三日不與聞吏以

函捧章奏就第票擬次相在閣坐候票進乃出此與呈署文書又不侔矣若徐爵以武拔游七以家奴與聞朝政則又不啻瑩中應龍之比矣然宋雖未棄猶能斬瑩中應龍以正法典而聖明之朝乃不能明加典刑以法二豎而使之老灰獄中姑息之政何甚於宋乎

韓侂胄生日羣僚畢集吏部尚書許及之後至閤人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門闢未及閉遂僂僕而入及久之不遷見侂胄流泣乞憐不覺屈膝遂得參政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爲笑嘉靖中之嚴氏萬曆初之張氏公卿輻輳其集蜂屯蟻慕由竇屈膝之事頗不乏人不欲著其姓氏耳權勢之熏灼士風之萎靡亦可慨哉

萬曆甲申長安有七子之目萬曆辛卯長安有八犬之目皆時相入幕之賓也八犬事連山人



下獄實狀爲一犬所賣別易一人以進其人  
不肯上疏自白時人謂易犬云

華亭之富埒於分宜吳門之富過於江陵非盡  
取之多也蘇松財賦之地易爲經營江楚曠莽  
之墟止知積聚耳而彼以之敗此以之存豈歲  
星長在吳耶夫得地者得人得人者得天亦  
何時定也

穀山筆塵卷之四終